

黄河是一条多情的河，流经千古也流经千里，催发了华夏文明，有时候又摧毁着它灌溉的家园。我们的先祖从适河迁居到定居治河，构造了华夏的黄河史。一部黄河史就是一部治河史，从大禹开始，我们的民族就是一个敢于收拾旧山河的民族。大禹是民族的神话，而贾让、潘季驯、靳辅这三位时刻思考着如何与黄水搏斗的人，则是大地上的英雄。

## 贾让的“治黄三策”

黄河左冲右突，在中原地区肆意奔腾，六次改道，挑战着我们民族的生存智慧。贾让是汉成帝刘骜时期的治水专家。公元前7年，黄河泛滥，祸及中原，汉成帝下诏求治理黄河的方略。贾让应诏，从退避、利水、固河三方面提出“治黄三策”。

贾让逐条分析，对比三策得失，认为上策是“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，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”。这就是适河迁居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先迁徙冀州的居民，然后从黎阳的遮害亭（今河南省滑县一带）掘开一道口子，放河从北边入海，以缓解河患对中原地区的威胁。他主张，不与水争地。两千年后的今天，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，这是一个用彼地换此地的办法，贾让认为这样做可以节省治理投入的人力，但他忽略了巨大的社会牺牲。他也看到，如果实行此策，将“败坏城郭、田庐、冢墓以万数”，换来的是“河定民安，千载无患”。贾让对黄河的认识还是有限的，或者是因为当时人力资源有限，筑堤成本高昂。当时，即使让黄河改道也是权宜之计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河道高下悬殊、洪水难挡的问题。

贾让提出的中策是开渠引水,以分洪减少下游的疏水压力;引出的黄河水又可灌溉。其实,这是一个良策。

贾让的下策就是加固旧河堤。但他认为,年年修补,劳民伤财,最不可取。

贾让是有历史记录以来对黄河治理思考的第一人。他的三策，从今天的治河理念来看，最根本的是他所谓的下策，只有固堤才能安澜，只有安澜才能安民。对治河的人力、资金投入是必要的，舍此不能保证黄河的安全。他的中策是利水利民之策。他的上策用今天的眼光看则是下策，属于不得已而为之。自贾让的“治黄三策”出，黄河仍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数次改道，为害一方。但不能否认的是，贾让的“治黄三策”是积极的治河方案，影响着后世两千年，给后来人提供了经验和教训。比如他的泄洪思路、移民思路、利黄思路以及河堤固防的思路，都是治理黄河的宝贵经验。

## 潘季驯的“束水冲沙”

第三块石雕记载着明朝人潘季驯（1521—1595）治河的历史经验。

潘季驯是明嘉靖时期的官员，他参与治理的黄河不是今天的泺口段。1855年，即清咸丰五年，黄河从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，改道北侵，淹没了封丘、兰仪、祥符、陈留、杞县后又漫及山东、河北十州四十余县，最后夺大清河水道由山东东营入海。1855年之前，黄河由开封流经山东曹县、单县，然后南下商丘、徐州，汇入泗水，由江苏淮安入海。潘季驯治理的就是这一段黄河。

嘉靖四十四年，潘季驯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身份总理河道，开始了对黄河河道的挑战。摆在他面前的局面十分复杂，黄河既以水害危及生灵与广袤田园，又以丰沛的水源成为漕运之床，治与导、限与放，矛盾地摆在他面前。欲治河水，须知河水，潘季驯首先对河水进行了一次测量，得出的结论是：“黄流最浊，以斗计之，沙居其六。若至伏秋，则水居其二矣。以二升之水载八斗之沙，非极迅溜，必致停滞。”可见，潘季驯与其说是治水，不如说是治河水中的沙。世界上没有一条河如黄河这样泥沙俱下，治理黄河应该说是中华民族的壮举。

举。如何在湍急的河水中分沙？潘季驯经过长时间的调研，提出“束水冲沙”的治理方案。所谓“冲沙”，是以淮河的清水冲击黄河的沙水。淮安是淮河与黄河的交汇处，大运河穿两河北上，这里是南北漕运的交叉口，潘季驯正是看中了这个条件。

以黄河治理为主题的历史传奇剧《天下黄河》近日开播，该剧以清朝年间的黄河治理工程为线索，讲述靳辅、陈潢两位治河能臣经历数十载风雨，欲护黄河安澜、还百姓平安的故事。这让人联想到千里黄河泺口段河堤上坐落着的三块石雕，第一块书写着大禹治水的功绩，第二块记载着汉朝贾让的“治黄三策”，第三块记载着明朝潘季驯“束水冲沙”和清朝靳辅的治黄功绩。勒石铭史，记录下了黄河的历史文化。

# 黄河岸边几颗星

的功绩镌刻在黄河泺口段河堤石雕上——

历史剧《天下长河》主人公靳辅，与其他几位治水者

潘季驯“束水冲沙”与靳  
辅治河碑

捕治河畔



石雕上的贾让“治河三策”



潘季驯的束水策略是，筑起两道堤坝，然后在主河道内修筑一系列低矮、状如断续的堤坝，他称之为缕堤，以束河水。河水被束，变得湍急，便于冲刷泥沙。他又蓄淮河清水，居高临下注入黄河，这样清流就冲刷着浊流，达到持续冲刷的目的。他以治兵喻治河，说：“防敌则曰边防，防河则曰堤防。边防者，防敌之内入也；堤防者，防水之外也。欲水之无出，而不戒于堤，是犹欲敌之无入，而忘备于边者矣。”出于这种认识，他在缕堤外又筑遥堤，确保治沙和航运的安全；在遥堤与缕堤之间广阔的河滩上再筑格堤，以安置种植田地和村落；筑月堤，即半圆形的堤防，以加固缕堤，就形成了完整的治理体系。

我们的泺口段黄河,过去有一道“二道坝”,现在已拆除了,其实那就是遥堤。二道坝与泺口黄河大堤之间坐落着泺口镇,市井人家、商铺作坊井然有序,这就是黄河文化堤址的遗存。

潘季驯的治河方略得到明朝首辅张居正的支持。明万历十年(1582),张居正去世,两年以后明神宗朱翊钧下诏对其抄家清算,全家十余人饿死,长子张敬修自杀。潘季驯看不下去,挺身而出,上疏说“治居正狱太急”。一句话触怒了明神宗,以“党庇张居正”的罪名将潘季驯削职。潘季驯治理黄河27年,殚精竭虑献身于黄河事业中,他说,“壮于斯,老于斯,朝于斯,暮于斯”,确保了黄河安澜。他为后世留下治理黄河的总原则:筑堤防溃,多样水坝,固堤束水,以水攻沙,河循旧道,改流伤民,化凶为利,利黄通航。这个经验为此后数百年治河专家所遵循。

## 靳辅的《治河方略》

石雕上的第三位治河专家,是祖籍济南的靳辅(1633—1692),他是清顺治年间的内阁中书,康熙年间又迁内阁学士,授安徽巡抚。他看到了黄河安宁与社稷安宁的密切关系。由于注重水利建设,康熙授予他河道总督之职。靳辅曾两次总督黄河,被康熙赞誉为“军民感颂靳辅治绩者众口如一,久而不衰”。

欲治之必先知之，靳辅开始沿黄考察，在考察中路经邯郸，那里有一座吕祖庙，进去后他看到墙壁上有一片字迹，字里行间透着治水的卓见。他被这片文字打动，经苦苦寻访，找到了题写文字的人，这个人就是没有任何功名和身份的陈潢。靳辅不为名头所惑，毅然收留陈潢为幕僚，从此两个人对黄河进行了千里大调研。他们访问黄河船夫、两岸农家、地方绅士，查明黄河沿岸的地势和水情，得出了精辟的结论：黄河之病在下游，而病之源本在中游，治河要从中游治起，从而提出八项治河方略，方略为疏浚、固堤，建缕堤以束水，筑遥堤以保安澜。对照一下黄河史，这也是继承了潘季驯留下的遗产。

靳辅并没有一味继承前人的经验，他又开创性地提出“引黄济运”，即引黄河之水入运河，加强运河的水势，提高运河通航的能力。具体办法是，在东平县清口开凿一条中河，由此将黄河水引入运河。然而，这个方案遭到直隶巡抚于成龙的反对，认为这是劳民伤财之举，无益河政。靳辅没有动摇，坚决地实施了这一方案。原来漕船在运河中航行，行至东平清口，出清口进入黄河，在黄河航行180里凶险的水路，遇到风急浪险，往往船覆人亡。开通中河，航船就可以从清口进入中河平缓区，沿中河航行，入黄行程只需20里，减少了入黄河里程，也减少了航行风险。

靳辅与于成龙的第二场争执发生在康熙二十四年,那一场争执不是为了黄河,而是里下河。当时里下河泄洪受阻,淹没大量良田,于成龙主张挖低入海口以浚积水。这次提出反对意见的是靳辅,他认为,挖低河道反而让海水倒灌,弄巧成拙。他给出的办法是,开大里下河入海口,同时建高堤束水,使里下河沿着护堤流淌,既能保证泄洪,又能保护农田。在他的建议下,里下河堤坝高一丈五尺,束水一丈,外抵海浪,内束河水,河海相安。排干滞水后,他主张取消出的上地,还地于民;又鼓励开垦荒芜的土地,让它们像治河一样造福于民。

靳辅治河功绩显著，但他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。康熙二十七年，御史郭绣弹劾他治河九年没有任何功绩，他遭到罢免。四年后康熙查明真相，再次任命靳辅，可是他心力交瘁，到任半年即去世。他留下的《治河方略》，是后世治河的参考书。